

■微话题

深夜，在家附近等着你的那个男人……

妻子突然接到通知，需要再加两个小时的班。女人给男人打电话，告诉他可能得晚一点儿回家。男人说，嗯，我也刚下班，在路上，你大约什么时候回来？女人刚想告诉他还得两个小时，手机就没电了。女人想找个公用电话，再想想还是算了。老夫老妻了，儿子都读了中学，还用如此浪漫？

终于下了班，女人匆匆往家赶。已经很晚了，她想这时男人一定候在客厅，把空调开得很暖。餐桌上应该还摆了温热的饭菜，肯定有女人喜欢的那道。想到这里，女人笑了，加快了脚下的步子。却突然，在离家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她看到了男人。

男人站在黑暗里，只是一个模糊的灰色轮廓。但她知道那是他。女人对男人太熟悉了，熟悉到可以辨认出他的一根发丝，一个喷嚏，一缕气味，甚至一个影子。女人轻声说，嗨。男人就走过来，他说怎么现在才回来？好像男人正发着抖。天很冷，夜风把人的衣服，一点一点地刮透。

女人说：你在这里干什么？男人说：有条沟……记得早晨还没有沟呢……可能在抢修煤气管道……他们也不亮个警示灯……你得从这边绕过来。男人领着女人，小心翼翼地绕过那条沟。女人说：你等在这里，就为了告诉我有一条沟？男人说：是。这么冷的天，万一摔一跤，可不是好玩的。男人低头上了楼梯，声控灯忽明忽暗。突然，女人觉得

男人像一个热恋中的男孩，寒风中，正忐忑不安地等着他的心上人。

进了屋子，男人急急地去开空调，急急地从冰箱里拿出冻鱼冻肉。女人愣了一下：“你一直没有回家？”男人说：“是啊。”女人说：“下了班，你就一直等在那里？”男人说：“是啊，本想打电话告诉你小心点，可是你手机一直打不通。”女人说：“你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怎么不先回家取取暖？”男人说：“万一我回来的时候，你也刚好回家呢，沟那么深，又没亮个警示灯……晚饭想吃红烧肉吗？”女人说：“从那里回趟家添一件衣服，不过两三分钟，你怕我在这两三分钟内回来，就一直不敢离开？”男人说：“是啊是啊……吃不吃红烧肉？”

女人有些感动：好像男人并不像热恋中的小男孩，他是一个深沉

细心的父亲。男人的鼻子红红的，突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女人走过去，从男人的手上抢过围裙。突然她发现男人咧了嘴巴，眉头轻轻地皱。女人忙撸开他的裤腿，发现男人的膝盖鲜血淋漓。女人说：“你快去歇着，找个创可贴贴上。”男人笑说：“不用了，两个多小时，早已经长痴了……我说你到底吃不吃红烧肉？”

爱情是什么呢？应该不是那种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分分秒秒的相守吧？其实真正动人的爱情，只是在某一个时刻，只是在某一个最微小的时刻，一秒钟都不敢离开；只是那个怕你在黑暗中摔跤，一直等着你的那个男人！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爱子”推荐分享



■微国学

形容人生显赫、如日中天为什么要用“大红大紫”

“大红大紫”和“红得发紫”都是比喻人生显赫如日中天，那么为什么不用别的颜色来形容，而非要用红色和紫色呢？这跟中国古代对颜色的定义以及官服制度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两种，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5种纯正的颜色，间色是指绀（红青色）、红（浅红色）、缥（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5种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正色和间色成为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丝毫不得混用，比如孔子曾说“红紫不以为袷服”，不能用红色或者紫色的布做家居时的便服。

作为间色的紫色本来是卑贱之色，《释名·释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但是，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偏偏喜

欢紫色。

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至于当时5匹生绢也买不到一匹紫色布。

齐桓公看到这种现象十分担心，于是管仲劝他不要再穿紫衣，“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然而，齐桓公始创的这个传统却流传了下来，南北朝时期创立了五等官服制度：朱、紫、绯（深红色）、绿、青。以唐代为例，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四品着深绯色，五品着浅绯色，六品着深绿色，七品着浅绿色，八品着深青色，九品着浅青色。

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一个叫傅游艺的官员擅长拍马屁，一年之间自青而绿而朱而紫，时人号为“四时

仕宦”。而白居易的著名诗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被贬官后的诗人只有穿“青衫”的资格。

“朱”是正色，“红”是间色，但随着时人们用“红”取代了“朱”，由“大红”而“大紫”，比喻官位升迁，“红得发紫”也是同样意思。

今日女报微信粉丝“了然如心”推荐分享



扫二维码，关注今日女报微信，有惊喜哦！

■微美文

红丘陵男人，我的祖辈

文 / 湖南师大附中 1219 班 邵迪

从沟壑和土丘中扛锄而来，抑或从那纤江瘦溪的瘪岸背着破旧的网罟而来，循着一条远古的雄性之河，流来一群红丘陵男人，我的祖辈呵！

有阵阵低沉忧伤的洞箫拴在那缕缕恬静的炊烟，而那凝重滞哑的唢呐声倾诉了您的重重心曲；命运，让您选择了这山贫穷，这窝闭塞，这块曾有刀耕火种的、而今已水沙流失或板结如铁的红土地……从此，泪水的苦涩如汗，叠印成您的欢乐与幸福，您的骄傲与自豪，您的如星风月和坎坷人生。

参差红丘陵，无平原之宽阔平坦，无高原之巍巍坚厚，无江海之茫茫浩渺；只有秃岭，只有脊背，只有八百里漫漫荒芜的贫血的红土地。于是，在那沟壑土丘，您那沉沉的锄声叩响了一股股酷寒的山风，叩响了烈日下一行行孕育着绿色的诱惑。

有时候，在那纤江瘦溪亦有您用船桨划动着点点渔火，将一船烘热的渔歌荡向一片盛产渴盼的相思林，一个温柔的岸……在这时，渔火是爱之火焰，渔歌是野曲，没有海水之咸，却有蜜之馥甜；没有鱼藻之腥，却有湿绵红壤的稠粘……哦，红丘陵的男人，我的祖辈呵，一支支柔情的山歌在您那两腮粗如松针的胡子树上结满甜甜的爱之果。

一位老农扬着竹鞭跟着一头憨厚的老牛在红丘陵上悠然地走；

一头老牛拉着一面永不锈蚀的老犁在红丘陵上吃力地走；

一面老犁掘着一个火红的季节在通往秋之路的红丘陵上默默地走。

从堆满翡翠的丘陵俯瞰，那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巧夺天工的春咏图镶嵌在天地之间，那肥美的田野，那空旷的天宇是两张无限的画屏吧？那青山绿水是鲜丽的色彩吧？那一行行散发着馨香的红壤是清晰的线条吧？那老人、老牛和老犁合奏的春曲该是绿色的主题吧？而这位伟大的画家是风调雨顺的节气么？是慈善的上帝么？

不，他是红丘陵男人，我的祖辈哩！

酒甬的雄性风，撒进了红丘陵；火灼的心愿，播进了红丘陵；啼血的劳动号子，植进了红丘陵；于是，红丘陵不再有秃岭，不再有瘦背，荒芜的空间一天天繁殖着绿色的蓬勃，一天天走进了密结的丰厚的秋之果园……

人，复活了红丘陵，红丘陵也种育着一群红丘陵男人，一个个茂盛的家族；一枚枚健美的胸肌潇洒地隆成了炫目的诱惑，在那红瓦青舍的檐下。

一株株雄性银杏依就依成了村的脸，站就站成了一座威壮而风流的山……

从贫穷走向富足，红丘陵男人留下了夸父逐日般的史诗；从闭塞的肠径到畅达的通衢，红丘陵男人已经在太阳下耕耘了一行行泥色的辛酸史，但最终培育了蔚成风景的幸福树。同时，也植下一排排繁衍子孙造福千秋的希望树，在那红丘陵最幽静的山脚，在那一栋栋教室高耸的明亮的山村校园……

昨天，从一个残破的渡口遗址，走过一群步履艰难的纤夫，他们在灾难的埠口结束了一个漫长的痛苦的了望。

今天，从大片开垦的红丘陵，劲风般地踏过来一群强悍的男人——

一个自信的民族，我的祖辈哟！